

《送霍松林先生》：“大星明灭凤凰年，李白乡亲命系天。唐律诗文心熠熠，秦州橡栗泪绵绵。广陵散绝生无已，渭水寒焉去暮然。莫道今生未相见，轻车曾过霍家川。”

霍松林先生生于1921年，农历辛酉年，经历八纪，殁于今年，农历丁酉年。

我没见过先生。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二十年前天水，当地的一个诗人李桂梓告诉我的。李曾就读兰大历史系，博学强记。我们去敦煌，路过一个废墟，他说这是唐时的锁阳城。接下来便滔滔不绝，讲得宛如曾经。其实他也是初见。由此我信，在高人的面前，历史也就是一张摊开的地图。他精通古文，对先秦至唐宋那些光辉的策论和伟大诗篇，背诵和议论起来，如谈家常，不时灵光闪闪，直击我心。更特立的是，他是诗人。而他，说到先生，竟是顶礼膜拜。对大人物的理解，有个便捷的方式，就是你所看重的人，对他怎么看。由此可见，先生的名字一出现在我的世界里面，便是如何光辉了。

先生，天水人，这该是一种天意。天水，是李白的故乡。我们可

轻车曾过霍家川

——新吟附记之三

陈鸣举

能回避了一个严重的史实，那就是李白至少是唐朝的帝王不出五服的宗亲。天水，又是杜甫写出了平生最美的诗的地方，他在这里有拾橡栗的困顿经历。说到诗，必然说到唐代李杜。天水，把这两者连在了那里。先生这颗诗的种子，天意地碰落在了天水。他人生出场的身

先生出生在1921年。在他之前二三十年，中国出现了一茬伟大的文人。到他来临的时候，似乎天才的洪峰已过。而先生，注定无愧于他的时期。他在非常年少的时分，成了于右任的秘书。三十岁就已有过不凡的文人经历了。

后来他选择了和诗连接的事业。他是学者、教授和诗人。他毕生研究唐诗，研究李杜，很少见的是，他本人也是诗人。

因为是诗人，他对诗学的一个命题——形象思维，有着卓越的理解。也因为卓越，他必然要付出现世的代价。所幸共和国的领袖，也是诗人，自然也感知形象思维。他因此不必回头，就脱离苦海。尽管对学者和诗人来说，现世的汹汹，人境的甘苦，本来就不在话下。

先生久居西安。我有个弟子何福社，陕西人，时常探望他。去年暮秋，他在先生耳边，读了自己的古诗习作，先生说好。还让人扶他坐到了书桌边，写了“福社诗抄”四字，期许福社日后出一本诗集。看先生心情好，福社代我求了“樗斋”二字。人际的缘分，今世有，不会拖到来世。没料到也就两个月后，先生就驾鹤归去了。听说这两件墨迹，是他的绝笔。

我写了这首挽诗，还写了一副对联：“须臾毁誉当世唐音雪夜千卷松间语；万岁枯荣秦州霍氏花时一尊林下风”，祭奠这位他所在的时期的诗的射雕手。也在今晚，想起来二十年前的那个夜晚，我所乘坐的车子，曾经无限接近先生的生地霍家川。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迎着春日 and 煦的暖阳，我们一行来到长兴岛郊野公园，游

览那里的绚丽风光和秀美景色，享受那里的原野纯朴和热情，犹如置身于春天美丽的图画中，诱人悦目，心旷神怡。

公园位于长兴岛中部，北临生态水源地青草沙水库，总体规划面积29.69平方公里，是上海规划建设



秋葵 (水墨画) 沈嘉禄

去年，应邀去郊区的一位朋友家做客，他的家坐落在一个池塘边，池塘不大，但很美，几只鸭子正在池塘中戏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只毛呈栗子色的麻栗子鸭显得特别活跃，鸭羽毛紧绷，臀部浑圆，分明是下蛋好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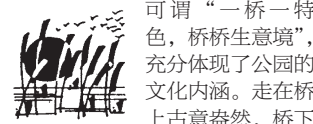
此鸭勾起了我童年时一则往事。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上海郊区农民喜欢喂上几只鸭。喂鸭好处多，一则可改善伙食，解决吃荤问题。二则鸭粪可肥田。当时，鸭子都是散养的，为避免搞错，各家对自家的鸭子留有特别标志。别看鸭子傻乎乎，走路左摇右摆的，其实颇有灵性：它们很守时，东方鱼肚发白时它们争先恐后地出棚；晚上，太阳下山时，它们笃悠悠挺着肚子归棚；它们很认主，一般张家鸭

不会跑到李家棚的。

世上无绝对之事。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家的鸭子准时归棚，谁知道一清点，发现一只“花纹鸭”不见了，而来了只别人家的麻栗子鸭。“花纹鸭”是我家的“摇蛋树”，在当时没有钱买肉吃的情况下，炒鸭蛋是我家的当家荤菜。因此丢失此鸭，我们心里很难受。我和弟弟沿着我家鸭子常去的地方来来回回寻找了两三遍，无果而返。我颇感失望，但看到那只送上门的麻栗子鸭，心里有了些安慰。我便打起了小算盘，自以为聪明地说：“丢一只，来一只，都是生蛋的好手，给它脚上扎块黄卡其布条，关两天，它就是我家的了。”平时一直温柔的母亲一反常态，严肃地对我们兄弟姐

红”，已是嫩叶吐蕊，苞蕾初露，到了4月下旬至10月下旬的花期就会无所忌惮地争相盛开，那时，整个玫瑰园顷刻间变幻成一片花海，成为园区内一道靓丽的风景；400亩“百果天地”里，一年四季果香四溢，公园和上海市农科院、上海交大农科院等果蔬研究所合作，精心选种了樱桃、黄桃、草莓、葡萄、凤梨、火龙果、无花果等水果，游客在不同季节均可体验到即采入口，怡然无穷的采摘乐趣。原有农场的大片橘园都被原封不动地保留，种植着柑、橘、柚、橙等50多个品种的果树，形成橘园的风景区。600亩“柑橘采摘园”内建有休憩长廊，游客可驻足休憩、品橘赏橘。

在“农事体验区”，有一个“农场菜园”，有“蔬菜加工和售卖”、“我家菜园”等创意体验项目。“我家菜园”是“农场菜园”的主打项目，每块菜园面积约50平方米，认领之后就可享受园方提供的从品种选择、种植、栽培到配送一条龙服务，在蔬菜生长过程中还可以实时监测自家菜园里蔬菜的生长



情况，体验农耕乐趣。公园内，河道纵横，清溪蜿蜒，溪上有依据农历二十四节气建造的“节气拱桥”，游客不但可以了解二十四节气的的相关知识，还能感受不同节气拱桥带来的别样韵味，如刻画着玉米图案的芒种桥、刻画着麦穗的小满桥……可谓“一桥一特色，桥桥生意境”，充分体现了公园的文化内涵。走在桥上古意盎然，桥下涓涓溪流如玉带飘然而过，给公园平添了几分秀丽色彩。清澈透亮的溪水随我们一路欢歌，让人遐思无限。这里的珊瑚馆、奇石馆、古船水馆内展出的各类展品，造型奇特，色彩艳丽，为爱好艺术和追求自然的人群营造一方天地。

“野趣”是公园的重要特色。长兴岛郊野公园是在土地整治基础上，按照土地性质不变、土地权

妹几个说：“你们听好，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是金子也不能要。要了，就会烂手烂脚。”我以为母亲是吓唬人，便说：“娘，问题不至于这样严重吧！这只鸭子又不是偷的。”母亲没有直接批驳我，而是以深沉平缓的口气讲了一则故

麻栗子鸭的故事

朱林兴

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本来朴实纯洁，自有一次平白无故地接受了别人用赃款购买的一条香烟后，便慢慢地上了坏人贼船，走上了犯罪道路，之后被判刑入狱，不但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还累及家属及亲友。母亲讲完故事后语重



读印札记

近年来，完全是由于童衍方兄的热心倡导，徐三庚成了印坛大热门。说老实话，这位清代晚期风格强烈，别树一帜的大印家，的确值得我们纪念。

衍方兄策划了大型的徐三庚书画篆刻展，先后在杭州和上海举办。还出版了精美的作品集。真是不遗余力。上海展在豫园，蒙他电话邀我出席研讨会，惭愧极了，其实我对徐三庚的了解十分肤浅，更谈不上研究。但各位同道的剖析，倒令我长了许多知识。

在研讨会上，衍方兄还指示助手把柜里的印章展品，取出让与会者摩挲赏玩。内中的“滋畚”一印（见图），衍方兄特地介绍说，是位上海的年轻朋友不久前从东京拍卖会上拍得，花了六十多万元人民币。大家惊叹久之，我则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因为这方印章，我曾在三十年前就已见过，并钤榻留念。那是刚到日本的年月，有一位同胞留学生找我，想把这方徐三庚印章和其他四五杂印卖给我，希望能卖个五万日元。“滋畚”是名印，大概每一种徐三庚印谱中都会入载的。边款中徐氏还自诩“余最惬意之作”。所以我对那位留学生说，这个印章是不止五万的，估计可值十来万，去卖给经济宽裕一些的朋友吧。另外的几方，石质粗劣，也不是名家作品，不值钱。

她托我帮助找个买家，说洗碗实在太苦，也挣不出学费。八十年代的后期，同胞留学生，日本人称“就学生”，成批拥入日本去日语学校学习日语，准备做正式的留学生。因为语言不济，课余往往在饭店洗碗，一小时六百、七百日元。基本上是没有休息的，洗了两个多小时，四舍五入，就付你两个小时工资。那位留学生伸出手给我看，浸了几小时的洗涤剂，都涨得发白。腰也累得挺不直。

过不久，正巧有一位日本篆刻家约我“喫茶”，日本人习惯把喝咖啡叫喫茶，咖啡馆叫喫茶店。我便约上那位留学生一起去，建议开价十二万，让对方还价还掉二万，皆大欢喜。不料日本篆刻家与此印极有缘，拿在手中摩挲，舍不得放下。桃花芙蓉的印材，十分可人。我估计他大概在印谱中读到过。那位留学生又是一副楚楚可怜小鸟依人的模样。一分钱也没还价，当场去银行取款机取了二十万日元。

女学生当然欣喜若狂。当时，对初

属不变、经营主体不变的原则，将郊野地区生态、生产、生活要素融合打造成生态休闲健身场所。“百米步道”是其文化运动的体现，宛如一条红黑相间的缎带，将公园的景

到日本的同胞来说，十二万日元是一笔“巨款”。

不过，倘若那位女学生知道，过了三十年，这方印章竟然变成了一千万日元，不知会作何感想。算来，也应该是近六十的老妇了。

徐三庚的作品，过去我不是太喜欢。先入为主，受了老师们的影响。他们总觉得徐三庚格调不高，扭得厉害。可以这样认为，从清代初期到三四十年前，主流篆刻的确崇尚朴实。比照晚清的吴让之、赵叔、黄牧甫、吴昌硕大

家，同为晚清的徐三庚跳跃度是大大了一点，朴实不如当时的时流。但是，比起现在千奇百怪的篆刻新

风，徐氏应该算是规矩人。

我是这样直视徐氏的。好像是一位美丽的姑娘，漂亮，而且很嗲。还好，嗲得不恶俗。请看这方“滋畚”，美，大方，一点也不讨人嫌。当然，评家说徐氏让头舒足往往过分，虽然苛刻，却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且看这“水”旁，右边下面的长线条处理得很好，吴带当风，但起笔处却向右添加一笔，向右下伸出一斜线。其本意大概是为了增添舞动感。惜斜线虽短，却加大了“水”和“兹”的距离。乍一看，好像是“兹水”两个字。“滋”字显得松散。拙见是多此一举。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小动作必须服从大道理，不能有损文字的完整。不由我想起经历过的无数次的“中国茶道”。穿着唐装的姑娘，手指手臂像跳舞一样在你面前晃动，做出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而又完全没有必要的动作。天哪，再好的茶，也变得像可

徐三庚是一位和上海关系密切的大印家，晚年定居在木淙。他是浙江上虞人。生于道光六年（一

八二六年），卒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比吴昌硕大十四岁。徐氏成名很早，江浙之间，声望很高。当时的名画家任伯年、蒲作英等人极为欣赏他的印章。吴昌硕早年也颇受他的影响。

日本人圆山大迂和秋山碧城曾先后在一八七九年和一八八六年特地到中国，师事徐三庚。他们把徐氏印风带回日本宣传推广。徐三庚是对近代日本篆刻产生深刻影响的第一人。日本人还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他是吴昌硕以前的大印家中唯一留下照片的。

徐三庚生前享有大名。衍方兄近年来对徐氏作品的褒扬，还原其一个客观的历史地位，我是十分赞成的。

赠韩秀仪女史

秦史铁

神迹兰亭襖酒酣，曹碑久慕燕头蚕。羊城女史中城客，腕上风云纸上函。北拙南工三水嘴①，简章癡草一心探。于公去后胡公在②，犹有山青出海蓝。

①三水嘴：韩女士生于广州，幼随父迁居沪上，上世纪五十年代高中毕业又随父母支内赴甘肃，辗转南北诸地，却却珠江、浦江（长江）、黄河之水。韩女士为中华书协会员、中楹联理事、海南省书协原副主席。②于公、胡公：于先生去台，胡公石两先生。于先生去台，胡公石先生续编《标准草书字汇》，韩女士参与其间。

十日谈

家的烙印

家里留存的物件让人感到仍与先辈们同住。

